



明文授讀卷五十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珉校讀

墓文五

雜類

王徐墓誌銘

陳獻章

君姓王氏名徐字行安，別號藻軒，莆之耕垌里人也。自其先大父舜臣，父師佩，至君，連三世不仕而豐其家。君孝友和樂，與弟行陽居四十餘載，囊無私蓄，撫養孤遺，以嫁以娶，則視諸從昆弟所生，同於己子。凶歲貸貧者粟，傾廩倒困而出，粟雖多，不以息歸。在親

明文抄讀 卷五十一
舊者不責償而凡公私勸借助修壇宇津梁陂河水
利君亦往往有焉其所濟大者數百金捐之弗計也
有司以聞官給冠帶榮之君平居不尚爲山林落莫
勝日置酒邀賓客飲於臺池社院酣歌徜徉其所與
游者率時之貴人耳君既卒大理評事黃君仲昭狀
君之事如此云君兩娶李氏四子某某舉進士未第
而卒五女皆適縉紳家君生永樂丁酉卒之時年七
十二將以某年月日葬某山某原惠州別駕林君仲
璧以大理之狀爲致其孤之懇乞銘於予屢辭而屢

復別駕卒與予書曰必得先生銘以報王君於地下
別駕則誠愛君矣寧不愛吾言乎向夕吾夢與人謳
髣髴記之其辭曰富而居畝畝體便輕暖口足甘肥
左右僮僕隨意指揮騎款段坐藍輿出入閭里施施
親友相過飲酒忘歸縱觀山雲水月魚沉鳥飛引滿
高歌吹竹彈絲以相諧嬉過此以往舉無所用其心
黜陟不聞理亂不知老死巖穴之間蓋福人也賢乎
世之患得患失者多矣吾猶爲子孫願之其王君之
謂乎以是銘君之墓至當尚奚言

明文校註 卷五十一
猶見君子。志之不為。是一幅富人行樂圖也。

伯道有子。劉蕡登科。責報於天。所得幾何。邁邁子文。蹈此高墳。我銘慰子。顯于千春。

陳冕墓銘

陳獻章

凌谿先生墓志銘

李夢陽

嘉靖五年十二月乙丑中奉大夫雲南左叅政凌谿先生卒于家越明年十二月庚申葬郭東三里官庄原先是計至大梁其友人夢陽旣爲位哭將絮酒束芻使使往奠之會其弟應辰以書狀來徵銘曰先生天下士也先兄固雅善公敢以銘請而厥子藩致懇辭更苦讀之令人淚簌簌下曰凌谿以文崇其身所謂世人皆欲殺之者乃天亦忌之使弗延邪夫人者顧子誅之備矣乃其心康之文足白之矣而予復奚

言者志曰凌谿先生姓朱氏名應登字升之揚之寶
應人也生而犖奇童時卽解聲律諳詞章十五盡通
經史百家言其父江陵公者異之然懼其踰也約之
古凌谿悟乃著申臆賦以見志而力殫于淵學於是
飫醇探鸞程猷經用噴英擢華樹聲藝林矣年二十
舉進士時顧華玉璘劉元瑞麟徐昌穀禎卿號江東
三才凌谿乃與並奮競騁吳楚之間歛爲俊國一時
篤古之士爭慕響臻樂與之交而執政者顧不之喜
惡抑之北人樸耻乏補轍以經學自文日後生不務

實卽詩到李杜亦酒徒耳而柄文者承弊襲常方工
雕浮靡麗之詞取媚時眼見凌谿等古文詞愈惡抑
之曰是賣平天冠者於是凡號稱文學士率不獲列
于清衙乃凌谿則拜南京戶部主事陰欲困之凌谿
剽勢斷錯乃顧亨于官而其學愈淵居無何陞延平
知府意州郡吏必難乃凌谿爲之愈益亨乃於是陞
陝西按察副使使提學凌谿闢正學院辟秦士高等
其中置官設徒豐餼嚴約談經講道至者且數千指
風教大行文自韓歐來學者無所師承迷昧顯則我

明既興、隆本雖切、然要與未聞也。及凌谿等出、創觀
駭疑、大不容於人、人各以所不勝相壓、而凌谿性挺
直、不解假詞色於人、更哆憎口、恨不卽穿之、幸例調
荒裔、往禦魑魅、尋陞叅政、卒罷去、凌谿歸、潛伏草莽
中、溫繹前業、期十年盡償所願、而今亡矣、噫嗟嗟悲
乎、悲乎、人忌之、天亦忌之、邪夫蛾眉胎禍、才美殃毀、
順往逆來、孰非爾者、然英人志士、每甘心窮約而不
悔者、徒以人者難必、而天者足恃也、十年之內、徐何
載淪、凌谿胥歿、天實忌之矣、人何尤哉、噫嗟嗟悲乎

悲乎、凌谿生成化十三年正月己未、得年五十、鑿旨
曰、先富後貧、病從內生、言淺狹之易折也、凌谿廓落
易直、憎口日哆、而聽之如蒼蠅過耳、斯其量可與儼
儼仙仙者道哉、退研精肫、推訂律歷、運數、讐史、質經、
底詮名實、流覽今古、橫睨宇宙、視軒駟直芻狗耳、大
命中奪、齋志長畢、非天忌之、而誰忌邪、卒之日、適邑
官來謁、揖讓而氣絕、斯病內生之否邪、噫嗟嗟悲乎
悲乎、凌谿他所奇節、隱行與凡、歷履宦業、忠孝友義、
言動細小、莫之具述、第述其生死、大槩關運數者如

此詩文則自有集行于世。江陵公諱訥封南京戶部主事配范氏封安人。江陵父瓘以處士州郡徵之不應嘗與修英廟實錄處士父宗泰宗泰父彥明往會凌谿面咨其家世趙宋間名之修者居于吳爲學官宋季北徙徐名寶臣者元初爲將軍元季徙寶應我朝名鼎者通判耀州後謫戍爲京衛兵然莫詳其系久凌谿娶于陶亦封安人生子一曰藩孫子女各一藩篤古世其家學朱氏弗衰矣銘曰陸有時洋湖有時桑不崩者人於惟其文凌谿子墳

○趙汝淵墓誌銘

歸有光

宋熙陵九王子其八爲周恭肅王元儼恭肅王生定王允良定王生安康郡王宗絳安康郡王生南陽侯仲鑛南陽侯生處州兵馬鈐轄士翮士翮始遷嚴陵士翮生保義郎不玷又自嚴陵徙浦江不玷生三觀使武經郎善迎善迎生武翼郎汝佺汝佺生崇僖自定王以後至崇僖始失其官爲士庶崇僖生必俊必俊生良仁始自浦江徙吳今長洲之金莊也良仁生友端友端生季永季永生同芳同芳生璫璫生四子

濂潛深濱潛者汝淵諱也汝淵于兄弟次在二授室
於崑山真義里朱氏汝淵年六十有六卒嘉靖四十
二年十二月某日卒孺人年五十五卒嘉靖三十八
年正月某日生子男一人世貞孫男四人和平和順
和德和皆夭最後生和敬孫女一人其葬以隆慶
二年十二月某日墓在長洲之某鄉宋自青城之難
王子三千餘人盡爲北俘其散處四方僅僅有存者
若周王之後以詩書世其家故譜系頗可考其在長
洲同魯其賢者也同魯於汝淵爲再從父汝淵夫婦
孝敬修士人之行世貞方將以進士起其家世貞於
予先妻魏氏內外兄弟也故屬予銘銘曰
宋失維城宗淪于朔哀哉重昏鼎折覆餗不仁之殃
迨其九族存者子遺逃竄而延惟恭肅王當世稱賢
宜其孫子百葉以傳宜君宜王今爲士庶亦修於家
魚菽以祭曷以銘之不媿其世

只叙以潤生卒是之謂一體但今之碑墓者宜以此勸

石乎

○ 沈貞甫墓誌銘

歸有光

自予初識貞甫時貞甫年甚少讀書馬鞍山浮屠之
 偏及予娶王氏與貞甫之妻為兄弟時時過內家相
 從也予嘗入鄧尉山中貞甫來共居日遊虎山西崦
 上下諸山觀太湖七十二峯之勝嘉靖二十年予卜
 居安亭安亭在吳淞江上界崐山嘉定之壤沈氏世
 居於此貞甫是以益親善以文字往來無虛日以予
 之窮於世貞甫獨相信雖一字之疑必過予考訂而
 卒以予之言為然蓋予屏居江海之濱二十年間死

喪憂患顛倒狼狽世人之所嗤笑貞甫了不以人之
說而有動於心以與之上下至於一時富貴翁嚇衆
所觀駭而貞甫不予易也嗟夫士當不遇時得人一
言之善不能忘於心予何以得此於貞甫耶此貞甫
之沒不能不爲之慟也貞甫爲人伉厲喜自修飾介
介自持非其人未嘗假以詞色遇事激昂僵仆無所
避尤好觀古書必之名山及浮屠老子之宮所至掃
地焚香圖書克几聞人有書多方求之手自抄寫至
數百卷今世有科舉速化之學皆以通經學古爲迂

貞甫獨於書知好之如此蓋方進於古而未已也不
幸而病病已數年而爲書益勤予甚畏其志而憂其
力之不繼而竟以病死悲夫初予在安亭無事每過
其精廬啜茗論文或至竟日及貞甫沒而予復往又
經兵燹之後獨徘徊無所之益使人有荒江寂寞之
歎矣貞甫諱果字貞甫娶王氏無子養女一人有弟
曰善繼善述其葬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日年四十
有二可悲也已銘曰
天乎命乎不可知其志之勤而止於斯

勿怖吾也。鈍具言不死狀，乃開門內之。銑倉皇從竄，中逸去，遂不知所之。鈍生玉璵，璵爲建寧太守，玉以其家衣物寄官所，不令有擾於民。璵卒爲廉吏，玉子充汀州通判，充子兆元字德資，卽君也。君自少舉，止不類凡兒，及爲諸生，常試高等。嘉靖四年，中應天府鄉試，先是其所親有誣害君者，及君得舉，則又曰：吾固稱德資聰明，今果然矣。君益厚遇之。上海俗奢華，好自矜眩，君獨閉門讀書，雖兵陣風角占候之書，皆手自抄寫，時從野老散髮箕踞樂飲，不自表異，計偕。

還渡江，登秣陵諸山，呼古人名，舉酒與相酬，不醉不止也。嘉靖某年，選調懷慶先太守，已遷去，會申使啣命降香王屋山，民苦供億多逃亡，君攝守，能以權宜辦濟，使者告成事而去。君嘗蒞囚，一女子呼冤，君察其誣，繫獄已二十年，遂出之。武陟富人以女許巨室，因借其資以致大富，而壻家後貧，遂結諸豪爲証，欲離婚。君責令歸其女，而疑富人家多女婢，卽歸恐非真女，乃問有老嫗嘗識其女，面有黑子，已而果非真女。君怒，欲按籍其家，竟以其女成婚。君爲人寬和，至

持法雖宗室貴人請乞不能奪也尋以病去官至淮
陰道卒臨卒於邑曰吾始與唐元殊飲酒驩呼寧知
有今日耶我死于此無親知故人爲訣男未成女未
嫁負用世之志而不施命也夫唐元殊者君從父在
汀州元殊同學相好時偕游二老峯皮冠挾矢從童
奴上山以酒自隨酒酣相視大笑人莫能測也後元
殊過海上時不見已數年爲道平生慷慨泣下當炎
暑置酒且歌且飲酒酣裸立池中傳荷筒以爲戲君
旣困於酒且爲水所漬竟以是病一日臥單懷官廨
見一女子徙倚几傍以爲其婢也呼之取茗恍惚不
見自是神情不怡因請告還而卒時嘉靖某年月日
年四十有九君先聘陸文裕公女後娶瞿氏子男二
人天民天獻女三人適太學生顧從德縣學生張時
雍張秉初天民自傷少孤頗爲君敘述遺事俾余書
之如此惜其獨負奇氣自放于盃酒之間然所施設
一二已無媿于古人而不盡其才可悲也已

其精神在臨死一段將生平好奇慷慨之致借此

點出

其辭... 歸有光

歸有光

撫州府學訓導唐君墓誌銘

歸有光

予友唐君道虔以貢待選京師居二年得撫州訓導以行未至濟州二十里卒于舟中時嘉靖三十五年六月十八日也得年五十有六其弟欽訓以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葬嘉定縣何家港之先塋來請銘君姓唐氏諱欽堯字道虔其先蜀人宋時有以道者為太醫院提舉從康王渡江因家浙之紹興其後世世為醫官元元貞中永卿為平江路醫學教授始占名數于嘉定二世至守仁以賢良方正薦于鄉為樂清

王簿又四世君之考埜為博士弟子早卒君少孤贅于沈氏然事母孝家雖儒素甘旨常具為學生所得廩米必以歸其母常就試海虞忽心動亟歸母方遭危疾禱于縣之神以求代疾良愈每至歲旦必焚香拜廟以答神貺於沈翁懽如父子沈氏所生一子時雍其二子時敘時升皆庶出比君之歿而沈翁撫卹之必均人以是賢沈翁而益知君之所以事翁者弟欽訓少時教育之為之婚娶兄弟友愛無閒言君丰儀峻整望之儵然既聲譽遠出諸生上試常第一然

不喜末俗剽竊之文而好講論世務遇事發憤有大節嘉定瀕海之縣然為令者治行歷歷可紀其親賢樂善有宓子賤之風無不敬禮君就以咨問而得君之裨益為多令遷去有復來守郡者猶思君致之賓館使其子從之游人以為守客餽以金君叱去之同舍生李炤 被誣君率諸生與御史爭卒得白縣中有張烈婦為賊所殺獄未明君至學官都講為具析其所以縣乃取張氏小女奴問之其賊始得或怵以利害不動也海水溢沿海流漂數千家歲復大稔米價

騰踊君爲泣請米賑之民以全活倭奴犯境君方計
偕行至吳門聞警卽還言于大吏權假邳廬兵爲援
賊薄城下君仗劍登陴親冒矢石一夕賊遠城三面
鼓噪惟西南隅寂然君疑之卽躍馬以往見賊方自
林麓中迤邐出將濟河君命連弩射之賊皇駭走竟
解圍去先是城中無儲君以縣邊海上賊必首犯請
易漕糧以銀奏畱十萬之粟以是城久圍而民以無
恐時狼歛兵被調城守君出私財厚撫其豪長人人
得其懽心以備倉卒可指麾也君雖不用於世其所

論議施設及于人則皆有位者之事也使世之君子
如君之爲亦可以不曠于其官矣予與君同郡常同
爲諸生見君所爭李炤事御史與之反覆問辨欲窮
之以辭君抗首高論辭氣慷慨時諸生群吏會者數
千人皆竦聽嘆息予以爲使君生兩漢時其風節卽
此可以顯名當世矣而世莫能識也君在京師予試
南宮數見君常有戚然不樂之色予欲畱君語君時
常與其客偕不果後予南還聞君撫州之除數遺書
李瀚問其還信且曰道處平生嶽嶽爲郡文學得無

不可其意，然往江湖間，尋荆國象山草廬，邵菴之遺跡，與諸生飲酒賦詩，意氣當益豪也。瀚久不報，而以訃音至，可痛也已。瀚與君交厚，為著其行狀，予頗採次其語，君平生為易說及詩文數十卷，藏于家，而欽訓示予，以所答友人問疾書，言夢中事尤竒怪。銘曰：吁嗟唐君，有秩其容，爰來于京，弗試其庸，念不一釋，以卒懔懔，言夢陟皇，風雨之從，雲景杳靄，穆然寶宮，日月光曜，天曜星同，濟濟翼翼，虞廷百工，卜人占之，宜卿宜公，胡以遽然，周也亦空，凡今之人，誰不顯融，君無一命，惟世之痾，君則已矣，寂寥新封，滔滔大運，曷既其終。

百家私記銘中星同二字不可解歸元恭謂韻書醒與星同此必偶注二字在傍另有正文二字鈔寫者見同字與上下韻叶遂將此作正文而反遺却正文二字耳

荆川文集作
都督沈紫江
生墓碑記
召所記者
墓也文所叙
甚明此日誤
添一先字

都督沈紫江先生墓碑記

唐順之

沈氏世官奉議衛其先臨淮人也有諱葆者高皇帝時以功授湖廣蘄州衛指揮同知改廣西馴象衛葆傳子忠調奉議衛景泰間遷奉議衛於貴縣於是沈氏家貴縣忠三傳至錠皆世官錠以功陞指揮使子瑛襲指揮使娶於鮑生公公既貴而贈祖父皆都指揮同知祖母母皆夫人公名希儀字唐佐以生時紫水出故號紫江自少英氣磊磊雄膽畧廣俗尚弩而公獨精弓射能挽強命中正德三年襲指揮使年十

墓碑

味芹堂

入掌衛印、八年剿木頭、十二年征永安、剿陳村、所至常先大軍摧鋒、毒弩中膊中股、陞都指揮僉事、十四年征府江、剿滑石、殲之、奪還賊所鹵掠、剿義寧、桑江、杉木諸巢、深入、親斬大酋一人、首虜多、礮中其顛、十五年征古田、先登奪隘為多、陞都指揮同知、掌司印、嘉靖五年、剿龍山、深入、是年田曾猛叛、五哨進兵、公自請當中哨、奪其隘、而潛結猛婦翁歸順、知州璋使內間、猛以走死、田州平、公最已、而追殺猛弟禮于陣、跌馬折左脇骨、六年陞思田叅將、七年剿落春、首虜

多、八年調柳慶叅將、居二年、謝病、明年而復為柳慶叅將、帶鏢佩弩、箚棧聯絡、瑒廣右而巢者以千數、柳慶最勁、小劫大掠、燒城、培庫、無月不有、廓清為難、擅地擁兵、殺生恣睢、環兩江而州府者以百數、右江最勁、喜人怒獸、顓黨鬪讐、無歲不有、鈐轄為難、公御諸徭、蕩巢摧壁、不專以威、綏輯善徭、視同吾人、是以諸徭畏而信、公御土酋、解紛排難、不專以恩、洞其陰事、坐鎮其牙、是以土酋睦而懼、然則世雄之與烏合、情狀各異、攻心之與奪氣、變化亦殊、徭賊慮其散走、聚

其黨而獵之，則公之所以殲淥里也。土酋慮其藪衆，散其黨而孤之，則公之所以縛岑金也。在柳慶先後，十三年所剿皂嶺懷縛三層馬峽火黃馬輦七山曇，應諸谿崗凡五十餘所，獲覃韋鄧雷諸大姓渠帥，或馘或磔，或剜目截耳，縱之凡數十人，首虜積至五千餘級，身爲大將，常先登，散家財爲賞，得狼兵死力，尤善用謀，兵行所向，雖肘腋不得先聞，或已傳賊壘，賊尚醉酒，駒寢，其入巢未嘗妄殺，是以動輒成功。柳人德之比於山都督雲，爲木主而生祀之，以配於雲祠。

十九年復謝病，二十年起爲都督僉事，總兵貴州，居二年謝病歸。二十二年北，大入邊，召天下名將至京師，公在召中，而佐戎事於宣大，遂總兵江淮。二十五年調總兵廣西，公爲參將，嘗奏言於朝曰：「狼兵亦猥獷也，猥獷所在爲賊，而狼兵死不敢爲賊者，非狼兵之順而猥獷之逆，其所措置之勢則然也。狼兵地隸之土官，而猥獷地隸之流官，土官法嚴足以制狼兵，流官勢輕不能制猥獷，莫若割猥獷地，分隸之旁近土官，得古以夷治夷之策，可使猥獷皆爲狼兵矣。」

或慮土官地大則益難制，土官富貴已極，自以如天之福，勢不敢有他望。又耽戀巢穴，非能爲變，即使爲變，及其萌芽圖之易也。且夫土官之能用其衆者，倚國家之力也；不然，肘腋姻黨，皆勅敵矣。國家之力足以制土官，土官之力足以制猱獍，臂指之勢成，則兩廣永無盜賊。其論甚偉然，世莫之能用也。公善揣事，情練於當世，大計然。世獨以能將知公，公爲將其奇策，遠算世亦不盡知。然世獨以膽勇敢戰知公耳。初田猛旣誅，督府議設流官，公曰：必且挾思恩爲變矣。

十八年立堡弩灘以控峽賊。公曰：賊據其險，我乘其衝，此與投肉虎口何異？後皆如所料。公旣連爲賊所中，每陰雨輒痛自爲參將，數以病告。製道冠山人服，治生墓而時往游焉。自江淮徙廣右也，以書來請余記。余復於公曰：古之爲將者，據鞍矍鑠，至老不敢言疲。若乃自爲瑩竈，卧而飲酒，此山澤自放者之所爲也。二者甚不兩得，而公乃欲兼之耶？雖然，公之志則遠矣。公爲人精悍，其臨敵目光逆射，兩顴頰色挺刀一呼，人馬辟易。其平居嬉怡謔笑，臧獲輿庖，無不歡。

然處族人雖讐至相賊殺不記更厚施之與人交重
 然諾腸胃如直繩一視可盡至於臨敵應機腹裏豁
 谷飛箝網絡神鬼不能測或謂公譎公曰吾譎賊其
 非譎人也知公者以為然配帥夫人子三長學有父
 風其次覺次鬻俱業儒所治生墓在貴縣城北其地
 曰廖家井南望淶里北睇龍山左黔右鬱兩江縈紆
 皆公曩所揮戈斬級處異日有過公墓者得毋慨然
 而思乎且夫古者人君尊寵立功之臣則或為之象
 祁連山象鐵山於其墓以旌其烈於不朽公平諸猺
 靖廣右徭中多大山則宜何象然天子方且鞭撻四
 以大事推轂公公所建立計不止西南一陲也其
 所象蓋未定云

學史記列傳而神似者柳子厚所謂孝之太史以善其理也
 與廣右戮功若一向雷回可見體裁不同沈以名將為
 至京師與心兵戮多不利乃相廣西此意似欲思用趙人
 在師事詳曰為名山藏中

明史則謂希儀至京召疾辭帝疑其規避
 奪都督僉事官命赴兵部候用未嘗言與
 北兵戰亦未嘗佐戎事於宣大也又史言由江淮
 總兵改廣東副總兵而此言調廣西總兵
 亦不合荆川姑時所言自當不誤或史文東字是西字之謬

國子監祭酒劉公墓表

湯顯祖

嗚呼、此吾友人司成公劉士和之墓也。予欲與共爲天下事、而君已矣。君起家壬午歲、舉江西第一人、廷試進士第三人、授編修翰林院、司業南雍、改坊允補、經筵日講官、以侍讀主北闈試、以侍讀掌坊事、終大司成。歲戊戌夏四月、吾師相國張公以決贊東征事、與首相蘭溪趙公異同、幾中不測、以去。所常往來論議者、皆受重劾、而君與焉。賴上明聖指、應秋曰、此清士也。安得在此。下部院議、而吏侍閩裴公、掌院閩郭

公以下皆曰劉司成耿耿爲人不宜橫加誣詆爲分別言之君得請以去歸二年爲庚子春吳鄧少宰文潔公于豫章過信州登龍虎而下見仙人遺棺慨然有遺世之想歸而秋病滯服下藥大過竟不已至冬十月七日起衣冠端坐而逝嗚呼哀哉人亦有言膏火自煎而礲器先缺君狀貌笑語不踰中人而志意常在千古目炯然如巖下電面多赤氣與對食從容而後能下咽予常憂之夫爲人寬然而靜者壽也君不其然假柄而得天下事爲之亦非可以操法而久况夫道不可期而業不可意遂卽其自語幾稱無所與然亦豈能亡介介于懷哉嗟夫天下未受其明而果在於用其明此所謂膏火自煎者也善天下之善也其不善者亦天下之不善也吾惡足以與之而惡足以勝之仲尼知其然第曰舉爾所知而已君好惡明甚每見人未嘗不問天下賢士與其不然者出不能忘於心入不能忘於口君之地非能自去留人也言善未必不去言不善未必不留而祇以見怨夫世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怨君者固多于德君譬之

器然翰林者藏器之處也日磽磽然取其所藏者持以示人而能無缺乎其最無端倪者曰君張公之所親舉動不能令人無疑嗟夫士亦視其所親何人耳張公豈不可親者耶言道德而負經濟故天下所屬心望爲名相者一出而陰爲國本重顯與定邊計意念皆在國家獨其發決大蚤未能收拾天下賢士厚集其勢而輕有所爲臣不密則失身勢固然耳豈張公爲人真有不可親者耶君平生蘊積憤發欲有所施用于時誠不欲厚自遠引然亦何以遠引爲也且吾

與君私語張公行事君亦常爲感然非苟爲同而已唐柳子厚天下之才俊賢人也王叔文世之所謂狂劣無底者也非呂非葛庸衆人知之柳子讀天下之書懷堯舜之業豈其識不及此夫士惟不欲急世患而成功名也欲之必起而環視于世微幸於其有所同心者幾附焉而相與以濟唐之患未有大于宦官典禁軍者也前後執事多依倚其中以容以進慮無及除滅之者叔文矍然發端雖未竟其謀不可謂無呂葛之心矣權賂之効蓋其事後中官所爲史因而

以三千古
論其奸文
平日雖不足
以此爲則
然亦有人所

惡之當其未敗時。但意其名正而事成。唐室可興。安見夫叔文之不可暱就也。况夫張公者。負經濟而言道德。二十年以來。天下所仰為名相者。耶。易之觀曰。觀我生進退。又曰。觀其生。我者我也。其者世也。我不可而世不可。則無傷我。世可而我不可。則無傷世。如此以觀。則我與世機可以相用。相生而不死。若君之進退。非不詳於所觀。蓋子厚所謂大人欲速其功耳。天下士亦安可以成敗論也。嗟夫。子厚已矣。友莫若韓退之。退之序子厚死。但記其易播一事。至其委曲用世之志。不為發揮一言。意退之亦猶人之見乎。子故哭士和君之墓。而表其所存。所屬。以告後之君子。欲有為于世者。

江陵相業在明世。當居第一流。祇以性福而忘。其物格者。

不免有中傷。然亦未嘗。其殺一人也。奪情是其大玷。若江

陵非貪。居揆。亦真以人。有割刃之心。不得不作駭。而

之。皆善。明之朝。臣借風。高以。淺私。憤。唱。百。和。惟。皆。是。視

殖大。賢。亦。不可。終日。况。江陵。亦。此。亦。當。而。為。原

情者。照。川。此。文。以。福。自。在。于。古。文。中。所。言。張。公。乃。南。陽。張。佐。非。江。陵。也。

山西右布政使王君墓志銘

趙南星

王君名述古字信甫別號鍾嵩開封禹州人也其先
洪洞人有名善者始徙居禹以鄉舉爲平陽府通判
三傳至引禮公懷義娶許生六子其二爲禹川公名
納誨配郭安人生九子其六爲信甫修幹皙顏風骨
秀挺十五爲諸生二十五舉于鄉明年成進士試宰
富陽調崇德以崇德劇也信甫才高氣銳事至立決
而務爲簡易便民折獄用經義宿猾大豪無敢犯者
其輩既不譽又不能徇上官之意結朝貴之知以是

僅轉戶部主事奉郭安人憂戊戌外計忌者未眡也仍
仍以崇德調簡而不暇顧其轉官在乙未計後非應
察數主爵者亦苦於圖說服闋補內丘尋轉刑部主
事時沈大學一貫爲首相而次相歸德沈公鯉與禮
部侍郎郭公正域皆正人相善會劉御史九經劾其
黨二人語侵一貫疑郭公使之除已而升次相方聚
謀蠶之而楚宗有奏楚王爲假王者于是給事中姚
文蔚楊應文錢夢臯御史康丕揚李培等遂謂楚宗
之來皆郭公使之以郭公江夏人知其審而楚王徧

賅諸要人悉爲盡力攻郭公郭公引病去守凍楊村
奏下刑部時尚書爲蕭大亨謂信甫此事須根究主
使之人信甫知其意卽問楚宗誰主使汝來者曰楚
王之外皆主使者自爲楚藩雪耻耳信甫曰此出上
疏者之口無可疑卽援筆書案行勘楚中無何而妖
書之獄起妖書者不知何人所爲其中言上無立東
宮意爲一貫等所強兵部尚書王世揚等與司禮監
陳矩共謀廢立一夜而散之宮監九卿之門於是諸
臣各上疏請捕罪人上大怒下刑部議懸百戶爵捕

之一貫復擬旨切責以爲賞輕大亨不知所爲忽有荆門里居同知胡化有深怨于其州官阮明卿等上疏言妖書乃其所爲而胡化與郭公同舉於鄉錢夢臯遂上疏直言妖書出正域手沈鯉乃亂臣賊子實與同謀大亨密謂信甫曰郭以楚事怨政府時乘女轎來歸德宅妖書乃其所作無疑政府親與余言必甘心於彼切不可爲外人也道信甫曰如此則爲羅織分宜江陵之事豈不可鑒大亨噤然曰彼自爲之何名羅織是時康丕揚方巡城與提督陳汝忠等叩

虛造景妄捕人至逮及名僧達觀冀萬一有妄引二公者而郭公之家奴無男婦長少皆被械繫其掠治出五毒之外竟無所得大亨仍欲胡化之屈服也信甫乃請其親鞫之信甫持牘上揖曰今日之事所關甚重大不獨衆皆觀聞鬼神實式臨之卽呼胡化問曰錢給事中疏謂妖書是郭明龍與爾所爲何乃誣害他人化叩頭大叫痛哭曰刑部尚書全不讀律我自爲阮明卿殺我一家特來額天乃欲我殺郭明龍一家彼雖同年自彼成進士後二十年音驛不通何

得同作妖書，又問郭常來歸德宅相與鼠謀，爾知之否。化曰：我知誰爲歸德公等，但爲蜀犬殺人媚人，卽見皇上斷胡化之頭，亦如此說。大亨慙且怒，輒起信甫曰：此須以刑拷之。大亨曰：彼佯狂耳，遽退。化所云蜀犬者，斥錢夢臯也。信甫卽具爰書曰：有易我一字者，卽引姦黨出入人罪罪亦如之律陳訴。尋疏入上，曰：朕固知其皆僞也，罷之。諸人竟爲信甫所拄，窮鋒盡鏑無所中。楚中勘疏至，又與郭公無涉，而妖書事未結竟，不得已聊坐之。皦生光、皦生光固多罪惡，然

未至此，乃一貫復請旨詳鞠之。康丕揚遂上疏訟皦生光之寃，展數日而賊可授首，蓋指歸德江夏也。上大怒，謂丕揚阿庇反賊，罷其官。一貫力救之，以免。及考問皦生光，曰：汝認得郭侍郎否？生光曰：妖書是我爲之耳，萬死無辭，奈何欲我奉沈相意，妄害正人，蓋楚事之勘疏至三月，而皦生光正刑，大獄乃絕。康丕揚持斧按淮陽，乃覆楚疏，當此時非信甫一時善類之禍，殆不知所底止。世之所貴於權要者，爲言出莫違，可以報恩讐而豁胸臆也。乃冷曹中有如信甫者。

枝柱其間，使上不得愉快，下愧於無功，則無爲貴權要矣。豈惟若人恨之，自非忠賢未有能容之者。信甫五日再遷官，出守常州。無何，劉元珍、喬應甲等皆論一貫去邪黨，逆散然無能。明信甫之功者，辛亥內察，仍欲以把持堂官處之。或曰：是適令其名高耳，不果。一貫用金鉅萬，竟得中旨，勒歸德去。常州舊守歐陽宜，諸有道人，也。復得信甫往，吏民皆愛戴，信服之。其試士一以文藝爲據，卽郡中賢者平生所厚善，無委曲。或以爲矯枉之過，然吳中士大夫多稱委曲。卽熊

以間執口實，寒微之士無望甄收矣。其初猶有怨言，旣而咸服之。樹碑以紀其事，尚衣大璫過郡，毫無所饋遺。璫語直指欲愬之，朝直指令二府勸之。信甫曰：幸謝按君，守瘞不能爲媚也。不三年，奉禹川公憂歸，服闋補保定，則爲楊忠愍建祠廟。明年擢陽和兵備，正當北。卜失兔請封之時，卜失兔者，初封順義王。俺荅之玄孫，素囊之孫也。俺荅之妻封忠順夫人，所謂三娘子者也。通文習事，而能尊中國，蒸于俺荅之孫子，至捨力，良昏愚淫營，忠順主番漢之事，然老矣。

卜失兔年少綿薄而五路台吉最强時捨力艱物故
一年餘矣忠順不能發居而慙于素囊難發口當事
者重賄五路主婚封所費已大萬信甫曰從來邊事
之壞皆坐媚若積習不破封事必不成當事者笑
之此語聽之佳耳顧必不可行遂與他人謀賄五路
五路乃益橫求索益多第言主婚而不及封事至欲
與卜酋內訌當事者乃稍與信甫謀信甫具言今日
之事殊亦易曉忠順不能不婚也卜酋不能自封也
酋及各部落不能一日不仰給中國也此其權在

我何至以封爵金繒予人而懼其不受乎且戎狄無
厭而諸亡命每誑誘之武弁之黠者又恐獨我以外
市賄一日不斷則封一日不成當事者意頗開寤而
諸酋已驕不可制於是以撫賞委之信甫嘗試之信
甫與文武吏約是自有舊例分外增一毫釐者必加
如律諸酋唯唯聽命無敢譁者頃之五路諸酋擁北
酋至帳下婚焉卜酋聽左右遣使數百人橫索新王
賞五路以主婚首功求厚賞甚咆哮至欲加賞其子
女信甫一切不動酋計詘久之來講封而忠順物故

數月諸酋叩關請封，遵忠順之遺言也。而當事者未卽上聞，卜酋以素囊竊其內實，遂去。在事者恐封事壞，終當賄五路耳。信甫曰：今冬月草檄，賄之亦必不來。况此事必不可爲，乃以去就爭之。明年夏，果來封事告成。先是代王妃無子，二子皆庶出，其長者立爲世子久矣。妃故代王以所愛妾生次子者，請爲妃而易世子。先使優人葉美賄沈一貫等，而後上疏。疏入報可。六年而朝議蠶起，禮部下其事于撫按勘議。開府汪公道亨亦以代王爲是，疏已發矣。見信甫語。

及之，信甫曰：公悞矣。汪公駭曰：君何所見之異也。信甫曰：宗藩條例，親郡王之子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汪公曰：代王之妾已立爲嫡矣。曰：王妃故，例不得選繼，亦不得進妾爲妃，何嫡焉。汪公曰：易世子已有俞旨奈何。曰：嘉靖中，秦府永壽王之事正如此。旣而仍立庶長，簡條例視之。汪公不勝喜，曰：我本無小人之心，而爲人所誤。今日得聞正論，是鬼神佑我也。使人追還其疏，易之以上，竟得改正。信甫三年考最。汪公疏中具言代藩之事，信甫首倡公論，扶持綱常，君子以

為汪公不欺，異乎伯宗梁山之對矣。信甫識力絕人，而勤學好問，前代本朝之故實，天下之人物，九邊之情形，悉載于心。遇事輒有定畫，屹不可扞。其試宰時，人皆謂其宜在臺省，而僅得刑部。假令為臺省，當妖書楚事起時，不過一再疏爭之，必不得，乃以事在所司，竟能救正人於虎口之中，此第一大功。封次之，然中國於是始尊，非特所省費三萬餘而已。初卜酋之叔黃台吉之庶子明暗台吉，盡忠順，欲得婚封。前當事者且許之。中聞代藩之事，曰廢嫡立庶，漢法

所不許也。遂止。信甫一言，而使之有綱常，豈小

功也哉。汪公而外，孰有能明之者。封事成，有旨陞巡撫矣。而主爵不推也。信甫在朝在邊，所遇皆大節，自下拂上，以獨拗眾，焦屑乾嗌，而僅得之極苦。又玄覽博搜，為易律曆三筌四書屑考若干卷，不無勞神之過。竟卒于陽和。時丁巳五月之二十六日也。距其生嘉靖甲子二月二十五日，年五十有四耳。孤偕上疏

陳情，部覆贈官。子三代誥命，元配朱氏封孀人，贈安人。又贈夫人，繼袁氏封安人，又繼董氏封夫人。子一

卽佶太學生、娶連文學得第女、女一許字知州連得
意子而殤、俱朱出、佶卜以戊午冬十月將葬于板橋
之新阡、以高存之、及信甫弟維則所述狀乞銘于余、
蓋信甫兄弟與存之皆從余遊、時所目爲黨人而力
擠之者也、余病、今年庚申乃爲之銘曰、

河無砥柱、四海汎瀾、朝無直臣、義類胥殘、佞之見忠、
勢在必刪、一虎羣從、瞋目噴噴、挺身冀蔽、以脫於患、
貫索竟虛、鴟鳥爲鸞、不畏壬人、御非難威信服之、

疆圉以安、異哉若儔、何心之覆、曼云効忠、曼云有德、
邊功上最、帝命甄錄、而若罔聞、而惟謠詠、剪伐貞柯、
留彼脆木、天亦不贊、賢人不祿、世之杌矣、憂俾我獨、
道之晦矣、信史誰屬、勒此片石、永垂臣鵠、

○ 齊孝廉墓誌銘

錢謙益

齊君諱國璽，字符卿。其先自漢平敬侯受居，高陽會祖諱能，贈徵仕郎。祖諱敬才，四川都司斷事，贈承德郎。父諱養蒙，文華殿中書舍人，擢戶部江西司主事。母許氏，封安人。君少有夙惠，弱不好弄。孫仲子楚惟，以尚書教授爲大師。楚惟者，吾師高陽公之子，而齊君之姑之夫也。君負笈從楚惟游，括羽鏃礪，益宏肆于文詞。今元輔綿竹公從其兄游高陽之門，君與之馳騁上下，不少退次，而同縣李文敏公在史館，亟以

英妙目君年三十得惡疾卧蓐三年與疾試京兆輒
得雋明年試禮部疾甚不能自力乃罷歸未幾而卒
崇禎元年之三月也年三十有四妻韓氏兩浙運使
作楫之女生二子煜與煌也既葬之十年煜已爲諸
生有聲以其姻家蔣戶部範化所著狀謁銘于余狀
稱君內行淳至奔其祖之喪四百里見星而行不言
不食撫棺慟哭絕而復甦家本素封與朋友交補衣
蔬食如後門寒素蓋士之孝友壹行懷仁蘊義者也
而以一舉子病夭豈不悲哉嗚呼高陽之門海內之
雄俊集焉余犬馬之齒長故弟畜楚惟而文敏綿竹
皆以一飯先予而君又爲楚惟之弟子蓋高陽之門
長則遜余而少則推君也十餘年以來文敏以故相
爲先朝舊臣綿竹新在日月之際而君已前死余則
幽憂窮蹙祈死而不死蓋少而不遇者莫如君而老
而不遇者莫如余也今吾師巋然若魯靈光楚惟兄
弟鄂杼競爽余乃執筆志君之墓覲然供文字之役
不已惡乎豈吾師之門固亦如許商之考四科鄭玄
之薄官闕而君之子不以我爲老耄而舍我乎抑亦

君之札瘥天折爲天所竒左非世之卓犖偏人固不足以表其幽而抒其憤乎不然則或者君賦命之窮及其枯骨墓中之片石猶不獲徼惠于演綸畫詔者以耀泉壤而固以屬余也斯其可悲也已銘曰
此子也才余爲之銘可以不死有子而孝謁余爲銘斯爲有子高河湯湯佳城儼儼有光如虹長映箕尾

邵茂齊墓誌銘

錢謙益

嗚呼茂齊死矣銘非余其孰宜爲之茂齊少負俊聲甫壯爲諸生祭酒科舉之文傳寫海內窮鄉陋儒挾鬼園一冊其中必有茂齊氏名生徒雲集至賃屋列肆以居茂齊不爲程文熟爛之習析理嶄絕匠心獨妙閒亦譚諧以出尖巧其于學旁通鈎貫不名一家隨資開導學者如行大霧中不自知其沾濕海內咸以爲通儒大人不謂其猶老諸生也然卒不得志于有司以死或者曰盧攜文章有首尾韋岫知其必貴

茂齊文起伏無餘地其不得貴且壽宜也嗚呼科舉
進士之業誠足以相士也吾見有黜賅若頑鐵者矣
有焚若亂絲拆若襪線者矣若契戾取科第胥不一
驗而獨茂齊驗乎今小宗伯隨州公往在左坊嘗語
余曰已酉應天瑣院中幾得邵生竟不知復落者何
也嗚呼豈非其命哉初余與茂齊讀書山中茂齊早
起宿膏火走筆盡數紙颯颯如蠶之食葉冠盥整衣
橫經列席應四方學子之叩擊從頌洛誦聲出林表
午節已借余散步北山信足輒數里視某水某峯乃

知行之近遠閒過遜國忠臣黃公墓纍纍蓬顆中必
要余斂容肅拜摩娑臥榻愾歎久之乃去當是時余
方冠首茂齊折輩行與交以文章事業相期許余因
以有聲諸生問以此知茂齊之爲人風流弘長急于
風義而長于善善者也茂齊竦身昂首儀觀偉然稠
人衆會冠蓋駢列茂齊眉目軒出其上若踰丈尋羣
言沸羹囂聲壓屋片語劈分洞中肌理四座闐然無
人聲賓筵客座主賓闕疎瞪目顧視茂齊獻酬羣心
譁譁閒作暄然若陽春之入座隅也達心而多可不

爲崖斤表襮之行門，有好事之客而不拒，雜賓簿有金蘭之交而不厭，徵逐長裙，裁冠下帷，講授輕衣，緩帶，文酒流連，山水之徜徉，僧廬之禪寂，歲時伏臘烹羊博塞之宴游，并日促晷，應之有餘閒，酒闌燈灺，譚說古今，人才節槩，與夫經奇俠烈之事，欲奮臂出其閒，遇不平，奮髯張目，或嚙齒大罵，不少休，蓋其志之所存者，不得自見，而世亦莫有知之者矣。此可爲痛惜者也。茂齊少意氣，奔放視功名，可以引手致其與，余交旣倦游矣，寒窗紙燈，頭影擲筆，撫几悲吟，意欲

颺去。庚戌之秋，執余手而語曰：余病消渴甚，自此無意于人世矣。視其中若有不自得者，病革之日，顧稚子在前，指以屬余，無甚憐之色。偕僧徒頌佛號，奉手而逝。年四十有六，萬曆三十九年某月也。初茂齊有二僮子，稚而黠，時誘之妄言以爲笑。一夕戲問曰：我宅日作何官，皆對曰：老教官耳。一僮子爲老儒，謦咳一僮子爲弟子，員僂而前謁茂齊，顧余大噓：我爲鄭廣文，子當時時乞酒錢矣。嗚呼！豈意其老死諸生，二僮子之言亦無徵也哉！茂齊諱濂，茂齊其字也。別字

明文校讀 卷五十一
曰齊周姓邵氏高祖曰恥齋先生某有一行門人徐
禎卿志其墓大父某父昌鉏四十七年某月葬于北
山之新阡嗚呼茂齊死矣茂齊之傳于後者實賴于
斯文而文之傳不傳亦有命焉不可得而知也雖然
天之厄茂齊甚矣不當復厄之身後余之文其又或
以茂齊傳也然則銘茂齊者非余而誰也銘曰
九九長松其身千章臥于壑谷弗施棟梁雖然弗施
其膏爲肪化爲茯苓千年有光吁嗟乎斯爲茂齊之
藏

瞿元初墓誌銘

錢謙益

虞山之西麓有精舍數楹直拂水巖之下予友瞿元
初君之別墅也君諱純仁字曰元初祖曰南莊翁布
衣節俠竒君之才以爲能大其門買田築室庀薪水
膏火以資士之與君游處者君所居北山面湖有竹
樹水石之勝而其所取友曰瞿汝說星卿邵濂茂齊
顧雲鴻朗仲皆一時能士秀民相與擺落俗慮讀書
咏歌其中晴煙晦雨春腴夏陰互見于研席之上悉
收覽之以放于文辭故拂水之文社遂秀出于吳下

君才情駿發，以文章意氣自豪，而累不得志於場屋。余弱冠與君游，君時時顧余，嘆曰：「吾往從尊府先生授春秋，見子之長與書案等耳，豈自意今日與子土下筆硯閒哉？」已又嘆曰：「吾祖父皆在淺土，墓未有刻文，而逡巡不克舉，庶幾歐陽子之所謂有待者也。吾髮種種矣，吾少與同學者，星卿仕而歸，茂齊朗仲窮而死，而吾猶蹙蹙不休者，念吾祖之墜言也。子爲我識之，吾死不恨矣。」言已，輒舉酒，霑醉，哀歌泣下。余聞而悲之，然卒怏怏不得志以死。君狀貌豐偉，如河朔

儉父，垢衣蓬髮，不事濯盥，其爲文鮮妍妙麗，嫣然如時花美女，見之者意其神仙中人也。驟而與之語，落落穆穆，如不可人意者。周旋久之，聲氣款洽，棋酒雜進，談諧間作，與其居者，往往不能捨去。孝於親，篤於友，晚猶嶄然自負，其有欲以見於世，遇精彊少年，色稍不相下，必折抑之乃已。蓋君雖困而文章意氣未嘗少衰也。初君之祖以力田起家，及其歿也，僮奴穿穴其中，慮君或有所勾稽謀所以困君，君方清讌談笑，輒相與聒譟，鷄豚幾何，米鹽幾何，鄙猥瑣碎語刺

刺不休。君搖首曰：「我已知之矣。若且去，幸以是爲嘗。」君之生產，以此日挫而卒，亦不以屑意也。病且革，屬其友曰：「吾死，勿近婦女，勿歸城市，斥山居，以營齋供。佛無爲俗子所溷，盈吾志矣。」迄無他言而卒。萬曆己未之十二月也。享年五十有三。天啓七年正月，葬於寶嚴灣之先塋。君有四男子：忠美、肅美、蚤天。今之葬君者，共美、宣美也。余觀唐末嘗錄有名儒者方干等十五人，賜孤寬及第。每念君與茂齊朗仲，輒泣然流涕。唐以詩取士，如干者雖不第，其詩已盛傳於後世。而君等之擅場者，獨以時文耳。嗚呼！今之時文，有「不與肉骨同腐朽者乎？君等之名，其將與草亡木卒，澌盡而已乎？當今之世，有援唐故事，追錄名儒者乎？縱欲錄之，其何所挾以附於干等之後乎？茂齊歿，余爲之志，而今又銘君之墓，余之文，其信足以傳君於後世乎？否乎？亦姑寫余之所以哀君者而已。」銘曰：「斐然之文，散爲寒芒，魁然其質，歸於山岡。有光熊熊，珠含玉藏。才耶命耶，刻此銘章。」

魏已任墓誌銘

黃宗會

甲午夏六月廿六日、予方哭兩亡兒、意慘然不樂、魏子已任寓書道傳以遺予曰、不孝無狀、遘閔於天、惟是疾疢彌留、聞先生喪子之戚、驚悸失度、欲扶服往哭之、自嶺下至輿口、四五起頓而能至、至則度不能達先生之側、則又反、反復如之、如是者屢矣、廿四日、聞諸道路、先生以延陵季子之禮葬其子、不孝曾不得執紼而與觀焉、不孝託於先生之兄門下有年矣、不與同其哀戚、雖先生不以是責我、其若道路何、敢

因道傳以請再拜以寓書於下執事當是時魏子蓋未祥也余讀其書而悲之以爲深有合於曾子齊衰往弔之義踰月魏子使其弟邀予兄弟且致其辭曰形家者言有地在洞壘楓樹下大吉距舍僅里許且預卜藏焉先生幸臨觀之并以解一日之憂惟先生其無辭至則魏子肅衣冠迎客謝實病不能出戶今稍愈可勝一二里然畏熱甚時形師某甲在坐媿媿誇其地之勝以爲巧發奇中使朝籍骨而暮庇其孫子如谷呼而響答焉而魏子心撓神移竟有脫屣妻

子之想余固嗤之夫生而爲塚古之人有行之者矣以禍患疾疢之餘豁然齊生死於一致其視身之軒冕榮蹟何異夫塗菽聚柳豈復以朽蛻之餘較量其區區以遺後之人乎藉令有之固達生者所不道而况魏子儼然魂未離魄幸而脫其禍患疾疢豈不能以其取精用物之身自致於軒冕榮蹟而顧慨然嗚咽以其區區望後之人哉傳曰豫凶事非禮也可謂兩失之矣當是時在坐者皆私窺魏子見其飲噉絕少索索焉神離其宅深疑爲不祥之徵而道傳獨云

已任癯然唾血五年其念此者且熟况疾日退何必爾余雖強釋於道傳之言而竊獨深悲魏子也魏子所求洞輿地已售方經營度其墳表而楓樹下別爲某氏之產非其所媾者則形師之給明甚惟魏子始終惑之復求媾於道傳而魏子之疾已不可藥矣九月廿六日余兄弟再過魏子則慘慘竟席不言時時目其子蓋有所欲言而不忍猶肅衣冠送客明日魏子以唾血死矣嗚呼是其距寓書於余僅三閱月爾不知其身之將死而以不及唁予爲恨於是追憶其

書不覺失聲太息而繼之以流涕也夫爲朽蝘蝓骸汲汲焉卜穴藏豫凶事經營於三月之內魏子不幾愚乎然旣已視其身爲朽蝘之餘雖爲之卜穴藏豫凶事以驗於三月之後則與古之飲酒詠歌於塚中以爲達者何異而予則陋矣魏子名思澄已任其字也住通德鄉之魏嶺下家世農獨已任慨然欲自奮於文章從予伯兄遊性堅苦能忍人所不能忍其志氣可託緩急丙戌以來余兄弟奉太夫人由中村而居化安者雖以先墓所在亦以去魏子居稍近朝夕

可禦侮也。庚寅之難，魏子步行數百里，出人鋒刃，刀
槩之間，與仲兄同拳楛之苦，見者無不以爲愚。昔巢
元修自眉州訪子瞻兄弟於謫所，舉世歎爲有古烈
士風。以視已任其難，易當何如？惜予兄弟方自晦於
時，有言而不信也。魏子拮据家事，雖薪水之微，必躬
親之。性又好客，雖四方賓朋之辱予兄弟者，必邀至
其家，供張以樂之。暇則讀書，徹日夜不休。其後累然
枯瘠，尚不以是爲戒。顏闔曰：東野稷之馬力竭矣，而
猶求焉，故敗。予昧此理，以喪其子，而魏子竟以
此喪其身，同一轍也。悲夫！予懼魏子有古人之賢，而
遂泯於時，故書其與予兄弟遊者如此，因爲之銘。
生於丙辰，終於甲午。子弟奉其治命，道傳實相之，以
厝於洞壘楓樹之下。嗚呼！尚爲得其所。

斷香銘

鍾惺

斷香銘者銘吾友蜀人劉晉仲之婦尹氏之墓也君諱紉蘭敘州府宜賓縣人大叅尹子求先生之女也記己酉予以喪子狂走白門先生爲南職方郎嘗爲余言其壻劉郎七歲能詩劉郎者給諫勿所公仲子卽今所稱劉晉仲者是也安知其有女慧如是然其時猶然女兒習玩不知書旣歸晉仲見晉仲妹文玉詞翰妙敏心悅而好之相與爲友始讀書稍稍爲詩精神起落常出人外佳處不必由思思者反是無關

係處久之從晉仲省尊公于燕由蜀江出峽由峽入江由江達運河峰樹逢迎烟日爭讓舟行遑緩可以爲家得意爲詩其篇時全時缺缺則聽之缺于此或全于彼有絃摧柱折援他琴以續之之意予讀其詩骨散神寒音節清囁如病葉偶脫從風而墜或中骨之附枝翅鳴不能自致于地如暗泉之阨于石而不能自竟其響此斷香之旨也至燕亦有詩全缺如之久之意忽忽無主有秋冬氣晉仲憂之曰我亦不知至是亦不甚作詩作亦不以示人晉仲檢其枕中所藏如其全與缺而存之頃之率華甫十九鍾子曰世所不常有者才人所不可無者友才而爲我友友而爲我婦婦而才相當晉仲以爲能永乎不能永乎銘曰丈夫才而鬼瞰之矧其在女子之躬也好友在四方而造物或收之矧其在閨閣之中也劉子者憐才乎求友乎悼亡乎能尋香于落葉暗泉之間而跡其所終也乎噫

... 賢孝葉淑人權厝誌 ... 李鄴嗣 ... 有具某夫人之狀曰世家子嫁于名臣之門夫子為海內所宗身稱淑人有子俱名士年至七十此亦人生不易值之榮也復有狀者曰早歲遭家大禍幾至覆宗中更流離不保家室年至老而逾困此則人生所值之至不幸也茲二者其事判不相蒙而今乃于一身兼之斯則其時為之也鮑司隸提甕之妻陶彭澤荷鋤之婦斯俱其時為之也此又于國家盛衰之間有可愾然而太息者矣吾里中諸賢所事為師姚

賢孝葉淑人權厝誌

李鄴嗣

有具某夫人之狀曰世家子嫁于名臣之門夫子為海內所宗身稱淑人有子俱名士年至七十此亦人生不易值之榮也復有狀者曰早歲遭家大禍幾至覆宗中更流離不保家室年至老而逾困此則人生所值之至不幸也茲二者其事判不相蒙而今乃于一身兼之斯則其時為之也鮑司隸提甕之妻陶彭澤荷鋤之婦斯俱其時為之也此又于國家盛衰之間有可愾然而太息者矣吾里中諸賢所事為師姚

江黃梨洲先生內君葉淑人同縣嘉靖戊戌進士工部郎中諱選之曾孫嘉靖乙丑進士知鄖陽府諱逢春之孫萬曆己未進士廣西按察使諱憲祖之子也淑人少讀書輒解大義亦能詩然未嘗握管自喜年十七歸先生爲忠端公長子婦葉氏世貴盛其所遣送甚厚然淑人自持儉素與先生相對若良友時忠端公以觸璫忌歸里而大父封太僕公與曾太淑人俱白首無恙淑人日從姚太夫人具鮮適修饌晨夕起居能得兩世大人懽無何而璫難作忠端公萬里

投獄淑人乃盡出所有治赴難裝及逆奄伏罪朝廷追贈公官賜葬淑人更相經營使先生負土表石不煩有司給先生有弟四人俱淑人爲以次授室蓋至此而淑人之力幾盡矣時同受難諸家後人多賢者唯先生兄弟品日益高四方名流渡浙東無不造黃竹浦淑人每出韭黍作倉卒主人過客盡喜未幾而國難作南都草創逆奄遺孽重煽將盡殺黨錮子孫先生爲之魁駕帖已出而南都陷事得解逾年會稽亦失守先生從行朝官御史臺副長是時浙以東槍

幡麻起淑人奉姚太夫人轉徙山谷間十餘年始得
返故宅稍稍剪闢田園登蔬菽與先生奉姚太夫人
盡色養教二子百家百學使勉進父學俱有名門戶
藉復立無失桑榆而淑人忽寢疾甫一日而卒得年
六十有八嗟乎余旣歷敘淑人始末深有可歎焉蓋
當熹廟初年正人盡列于朝使逆奄不用忠端公方
從容九列爲國名臣豈至橫罹膺密之慘至南都重
建一時大臣在位使非奄孽復張先生方從王謝諸
人高步江左何至匿影銷聲僅免虎吻及先生身赴

行在崎嶇礪川井隩之間兵燹彌塗家業蕩然遂使
淑人終老多難中治解挫鍼與山姥村婦同其辛苦
命襁不得一日被其身斯俱其時爲之也蓋黃氏二
十年間一填北寺再經刊章家國之禍遂相爲終始
此誠有可感時而悲咽者矣淑人生三子曰百藥百
家百學孫千頃改轉將以某日厝于化安山忠端公
墓側百家兄弟以狀來請誌于余余幸從先生遊得
聞淑人內德已久不敢辭但余聞忠端公赴難時遺
書示先生曰汝婦賢孝當聽其言是則淑人生平忠

端公早以一言盡之矣請得大書曰賢孝葉淑人厝
所而銘之曰
稱賢稱孝稱其所有九族翕然不間人口豈知斯名
命自爾舅入門得謚一言不朽所豐者德乃嗇其受
雖囁于身將大厥後土鬣未封石仲兼守虛其左位
尚煩候久

○ 瘞河壩枯骨誌

唐順之

髑髏完毀凡若干具其髑髏有股脊後斷脊脇諸雜骨無算

蓋出乎犬猪鳥鳶所饜飽與夫日炙燹燒風銷水啣
之餘而僅有存者自癸卯至乙巳東南薦飢流尸順
河而下多于河中之船逮水落不能浮屍屍遂積疊
河壩久之維古昔時遇飢饉疾疫則有荒政以聚民
其不幸死而暴露則又有掩骼埋胔之令惜哉其不
遭乎此時也褚生滔書舍在河壩余與弟正之數往
焉每相與散步河壩之上則見泥滓間圓者如破甌

明文校言 卷五十一
擗者如枯株，碎者如沙礫，紛然彌望，白日照之，星星
玼玼，若尚有光怪。余三人者，哀其漸滅，且盡也。命役
夫裒而坎焉。嗟呼！古者葬則旌之以銘，旌者別也。銘
者自名也。若曰：是其人之骸云耳。雖後百千年，有得
之者，亦識之曰：是某人之骸云耳。古人之于骨骸，嚴
而別，亦不欲其混也。若是今，乃以五方四裔雜流異
業之人，而又以殘毀不完之尸，爾膊我股，甲脊乙脇，
輾于一坎，若藁葦亂蓬，然亦重可悲矣。然余嘗見元

陰宋諸陵事，火其尸，以其餘骨雜牛馬骨而埋之。
今此猶尚人骨也。嗟乎！彼生時，何等人也。尚不免與
牛馬骨同葬。况此輩孳丐之餘，猶得以人骨附人骨。
復何憾焉。使髑髏果有知，如莊生之說，必且一喙于
吾言矣。坎之以嘉靖戊申春二月，是掩骼埋胔之時
也。

明文校讀卷之五十終

明文授讀卷五十一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校
男 百家

哀文

祭玉壘王舜卿文

元正

楊慎

古語有之同病相憐同憂相救嗟君我之形蹤何斯
言之相副憶嘉靖之甲申當金商之辛候昧一鳴以
斥仗同三進而及雷強蒙楛之未脫冒瞽言之難奏
紛巧簧之易如慙面甲之益厚違天顏于咫尺禿龍
章于闕右落孤影于清潯下承明于紫宙予子子以

無依子煢煢而在疾聯艣艘於潞水竭吟嚶而相叩
赴巖督以南征悵非狂而東走交呻吟于蓬席忘饋
粥于昏晝苦吊影於罔兩甘生涯於鼙鼙君違秦而
巴僇我去蜀而滇憊哽題紳以分袂各扶傷而携幼
悵天隅之一柱望月弦之幾殼捧戎檄以予歸喜少
城之君返訝垂白之如新命重碧以話舊歌嘯喻以
無解語聊浪而失讀聽南音于西林主北道于東阜
發孤笑於羣憂伸眉顰于面皺吟江鴻之夜度賦鬼
車之晨雉雜歡悲於須臾類栩栩夢之一宿汨甲鼃以

吾行胖茲會之難又望北風而開襟怪嗣音之不復
竟庚子之日斜忽辰巳之相湊喪資斧於旅巢慨河
清於人壽感徒繫於匏瓜惻不食於井甃涕却留而
已零杯欲奠而先覆嗚呼盈萬物于兩間恒接構而
心鬪何淑貺之罕臨而良辰之希邁巾柴車以碧紛
蒙駑駘以朱就既貧尼而富虎且芝焚而炎茂豈黔
羸之混施兼造物之垢替屈天問其焉陳柳天對兮
焉咎惟理美之莫藏樹令名其不仆矧芳聲于皎日
等塵劫于刻漏慰夫君兮九原庶斯語之不謬聲已

明文校讀 卷五十一 祭文
吞兮何言魂歸來兮茲脩

嗚呼九齡起於嶺嶠公府生於愛州異人必出乎間
世奇才豈限於遐陬嗚一時而聲百代峻泰嶽而光
斗牛非文光之衣被筆端之冥搜邪文弊於宋至今
而極析理則若先生之語錄舉子之講習敘事則若
官府之青簿郵亭之赤曆萬口同辭千章共律公痛
其弊思拯其溺乃培以周孔之根柢斷以荀孟之斧
斤飾以楊馬之藻輓揖以班范之光塵豈惜俗士之
喋喋寧隨學子之賓賓乎是以崇經宗古存乎文演

祭少司徒南園張公文

楊慎

明文受讀 卷五十一 祭文 三 味芹堂

雅正情存乎詩、冰釋理順條入葉貫存乎博、排異妥帖幽秀古艷存乎奇、當弘德之間、人文之盛、有先秦之風格、駕西漢之鴻辭者、實公爲之、摧陷廓清、噓枯吹煖、著先鞭列前龜也、嗚呼、公發蹟文部、則昌黎曾官之地、卿職輶軒、則子雲所訪之司、迴翔三事之署、嫫娒九列之儀、乃思北海之卷懷、追東野之不施、詠邁軸於千澗、賦輪輻於清漪、使霖雨經濟、韞積於不試、丹青神化、韜鍔於無爲、蓋英華盛者鮮實、碩果盛者披枝、造物之所靳、而乘除之所宜、自古文人同出

一軌而於我公平何容、然而鯨背五福、踰乎八齡、蟬媯二世、見乎雲仍、松茂栢承、日至川增、則又自昔文人所享之未曾也、嗚呼、著述富於班馬、期耄希乎喬松、眼中全福、誰如我公平、公與先人、通家三世、同朝衣冠、異姓兄弟、慎自冲亂、拜公丈筵、撫頂檢鏡、加膝賞甄、曷以六書之學、授以正始之篇、納交冢嗣、同業共傳、展夕函見、寒暑匪遷、世講之懿、海內無先、自公歸田、違公廿年、場來罪謫、在滇之堙、升堂謁公、實獲願言、問先子之啓處、拜父執如曩前、除以安館、示以

新編牛腰束於卷帙，蠅頭盈於簡端，解蒙發覆，暴濕
熙寒，歎先哲之風烈，訂後進之愚頑，喜公之矍鑠，服
公之精專，餘力尚綴於虞初九百，戲頰且及於橙齏，
三千方擬壽於天鹿，獲承計於竿馬，奔弔阻於臨棺，
酌奠隔於執紼，懸旌過駟之隙，蜚翰見龍之野，有窳
者窳，有臺者夜，公行歸矣，何羨乎白雲帝鄉，青霞仙
廈邪，望風悲思，揆口緘辭，上以爲海內斯文悼而下
哭，吾通家後進之私，嗚呼我公，其尚饗茲。

祭胡少保文

徐渭

於乎痛哉，公之律已也，則當思已之過，而人之免亂
也，則當思公之功，今而兩不思也，遂以罹于凶，於乎
痛哉，公之生也，渭旣不敢以律已者而奉公於始，今
其沒也，渭又安敢以思功者而望人于終，蓋其微且
賤之若此，是以兩抱志而無從，惟感恩于一盼，潛掩
涕于蒿蓬。

祭易州楊五丈文

楊繼盛

嗚呼論友於三代之上當取諸縉紳休采之列論友

於三代之下當求諸山林草澤農圃工賈之間蓋君

子小人之迭為隱見每隨時勢之盛衰而正人君子

之相與惟取其義氣孚固要不當必以區區之勢位

拘也自予登第除南銓始識西泉於賀客中然猶以

為特豁達磊落人耳及予以諫阻馬市被罰遠謫雖

骨肉至親亦惡其後於家而拙於官樂其死而幸其

不歸也西泉乃慰嘉禮送之意反殿於初則其相與

之情已出尋常萬萬去年春予以狂直排奸被杖繫
獄其際誠危矣平昔指天論心者懼禍之及已則遠
絕之不暇同時交遊者疾名之勝已則非毀之惟恐
其不足而素以義氣著聞豪傑自負者恨言之侵已
且售計投石要功洩憤於權奸之門其孰與我乎西
泉乃三視獄中通問不絕其徬徨拯恤之意反殷於
初雖齷齪庸賴輩惕以重禍不恤也則與人交遊之
善視世之以勢位相與者其情之厚薄爲何如哉西
泉之行誼在鄉曲聞望在遐邇固難以盡述然卽此
一節則其立心制行當於三代以上人物中求之矣
視世之縉紳貴顯隨時異情者其人之賢不肖爲何
如哉二月初載攜乃郎慇懃視問握手交語傾倒肺
肝相別無幾訃音頓至噫不棄我於患難如西泉者
幾人而又奪之俾孤我於患難之中嗚呼痛哉西泉
之正人君子使見用於世必能糾合善類不相背負
可以同心共道克濟時艱縱厄於無位使假之以年
必能表勵鄉邑寬鄙敦薄其挽時俗而躋之三代之
上可幾也乃竟突然而逝老天何戕善人之酷如是

耶世之生理已絕宜速死而倖免何限乃濫及正人君子如西泉者老天何福善禍淫之不公如是耶母乃西泉命嗇適遭或然之數爾耶抑西泉古直不善媚天爾耶凡此數者皆不可曉狂直粗性甚爲不平恨欲飛步太虛親問老天死果錯謬乞使生還更舉宜速死而倖免者代之庶可爲作善作惡者勸且警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復齋郎中文

盧柟

維嘉靖三十二年歲次癸丑十二月癸酉朔越二十日同邑布衣盧柟謹以少牢庶品之儀敬奠於故河東督轉運鹽使司副使前工部營繕司郎中李公之墓再拜哭且告之曰嗚呼士有慷慨悲歌杯酒彈劍意氣相傾者少罹旣患卽爲之決胸臆剗心膺痛哭流涕無已者則其心爲何如邪若乃拊鎖裂垣澤及枯醜權奪造化之私惠洽茂育之德公其視慷慨悲歌杯酒彈劍意氣相傾者有間矣一旦天隕玉棺世

喪游龍逝川莫返、大夜長扁、琴軫雍門之調、歌傷蒿
里之音、其罹禍患、顧謂之少邪、卽令僕不爲之、決胸
臆、剗心、膂、痛、哭、流、涕、無、已、者、是、不、可、得、也、已、昔、公、首
宰咸陽、繼佐大郡、導河治民、何若風采、官曹擅兩部、
之英、王命獲三錫之顯、古稱良吏若趙中大夫、白公
魏西門豹、公豈遽出其下哉、旣而權奸扇作、詔獄逮
加、公獨處之晏如、謫判寧國、人固以此高公矣、讐者
銜公、誣以他事、去公官、公之來歸、一無愠色、教子課
農、容心澹漠、此豈愁憾嬰心、汲汲於功利要勢者、所

易及邪、始僕被罔在獄、公於當路、曲爲解原、當是時、
僕貫三木、負明刑、蓋不知公果能出僕、公亦不知僕
之有今日也、今僕旣出、乃公之墓木已拱、把思爲公
陳視形魄、伸展衷曲、極平生冤頸、頓路之苦者、而今
不可得矣、且公之蓋棺幾時也、長掩泉壙幾日也、未
亡者尚不知公之亡、矧公之旣亡、又安知已亡者、今
復不亡邪、公邪我邪、乃大變邪、抑亦恍惚不可爲辯
邪、或謂禮喪者之墓、有夙草則不哭、公之葬已久、而
子哭之、或失之緩、審如是、僕前所云云、又何爲邪、夫

哭之及時者物理之情不可哭而哭之者吾道之窮
公之靈馮日月騎星辰御六氣之辯以浮游於兩間
者其必有鑒於斯他復何論哉

祭張幼于先生文

俞琰綸

公於先子稱忘形而於綸忘年綸何人哉而迺與忘
年亦足以見公之奇公一生奇而死更奇閭里接公
之奇狀百出無不怪而笑公言及公之死又無不怪
而笑公嗟乎不知公而但見公之狀與公之死烏得
不笑何怪乎里人哉然則公之死當唯是風雲帶憤
泉石下愴不復可於人間求痛公者乃一日遇東浙
人數丁相與集舟中齒及公之死一人云太白扶風
豪士歌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不意爲

幼于草堂作識、因數人相對垂泣、綸以爲皆公生平交也、而曰曾未獲一識面、噫此可見公之爲人、不當於竒不竒間求矣、

祭胡一文

俞琬綸

爾一伎家、未嘗習禮、自幼于死、斷棄歌舞、視梅梅而言、繭繭若居喪然、其出至情可知、及設祭哭之、撫棺擊胸、下拜不能起、從此遂病、卽病或不盡、從此而當此適病、亦足多也、病中忽忽見幼于、無所怖懼、一日有老媪同幼于及難者、促之使去、乃翻然而起、顧謂夫曰、卽與汝長別、汝勿悲、吾得死所矣、頃卽氣絕、嗟乎、幼于卽才人、然才豈爾儕所好、載鼙以車馬、樂鷄以鐘鼓、何大不倫、而迺不能忘情、幼于若是、豈不難

明文抄言 卷五十一
哉。玉骨寒灰，金粉黃土，流傳藉挑，死得事寇公，亦事屬有無。爾搔背不如麻姑，灑掃不如玉女，乃得與賢者相從。于碧山紫煙之間，復何憾矣。

先夫子曰：琬綸字君宣，長洲人，萬曆年進士。其自娛集文甚風華，頗似李義山，但無其學耳。

告亡友鍾伯敬文

譚元春

鍾子伯敬死之前三日，告於佛，受五戒，發願來生甚爲寂遠。友人譚元春不敢用人間庶益，重違其志，延僧衆誦經，是日設花果香燈供佛，因以及鍾子而告之曰：天乎！春之無罪也，喪我鍾子乎！鍾子在時，卽久不相見，一見脉脉，心目深凝，開篋質詩文相賀，曰：別來無恙，幸甚。大異夙昔，近閱何書，書所得究其中之故若何，有佳山水必以告，見奇士必以告，如是而已。然爾時鍾子與予皆人耳，二十年交如一日者，人之

說也。今鍾子死則固鬼神也。且事佛則佛眷屬也。淚化血。血化碧。子勿厭聽。予今日乃當與子有言耳。予平生豈負子者。然亦實難。如昔年書中所謂敬身醒眼。間坐朗懷。不敢自蹈于非禮之動。自陷于有戾之物。予豈真能若是。徒以負子爲恐耳。由此言之。予之不負子也。固也。但子晚年參尋內典。披剝妙義。病中猶爲學人端坐拈說。嘗因予塵累尚少。欲引共無生之學。微誘重喝。極其痛切。而予以雜念尚多。遠遁壇弄。遂至語亦不答。招亦不往。臨危囑累。然後一許可。

謂負子甚矣。豈惟自愧念雜。猶豫不進。兼亦病子情。想各半。修習無多。何苦談此。今觀子倉皇去路。猶與諸佛結願。山僧尋盟。泉壤下安。得有此志士。予旣自謂相知。而子反不知人世。管鮑一何粗也。予真負子矣。詩文之道。受命於胷中。譽不可受。譁不可改。人皆劫劫已獨有餘。予嘗抽其緒。肩其紐。冥目幽思。望遠汲深。不務多取於古人。以力自致於後世。而予嘗避同調之聲。厭爭趨之陋。灘移帆折。泉去瓶流。雖未知栖。翔何所。然子在日。予之文有未經。子目者。意欲待。

業就志滿而後與子各置一地以雪天下人。二子一
手之名業未告成子不及見予則負子矣子澹素疎
拙營生最其所短偶一日與子談曰看子命相骨法
不亨於官亦宜稍策田廬杜門古處乃爲不俗士大
夫安可以飢寒告人爲不俗子時歎美此言而性無
遮欄間受一二贈遺遂爲人所檢點天下之人謂子
不宜爾而予回思之昔者一言過聽至此予則又負
子矣予以頑曠之性見人嬉遊狂顧勃發常同子書
史靜對澹若無物杯俎遙陳酬勸不施雖懽情日接
而樂事時乖旬月之內吟嘯他往當其挽袂固畱予
嘗不顧而去始知靜者朋侶倍篤此又予負子矣子
既死人皆引子期伯牙爲言予謂不然予年已四十
世情不復厯意惟願經始誦讀力于作述思得一當
以報子耳夫子期先逝而伯牙摧弦古今之負友者
伯牙一人也是豈子期之意也哉天下之真音濫於
手耳而流於山水又豈吾欲止之而止者也記己未
歲予在汪閣夫山中客有傳子死白門者汪歎予知
音再難予曰此君一亡予筆墨間可傳可愛之路從

此遂寬矣。知已者，知其中毫厘異人者耳。能多賞乎。世無嚴人，因無知已。彼都門中紙貴而絹酬者，豈皆我知已耶。今而後，決不敢以漫好浮動之物，裹我心手。請日日懸我鍾子冰面霜，照察物我，終其身而後已。告子而後，予卽入玉泉桃川，尋子故踪于秋聲月光之中，因攜子所著楞嚴如說質之海內善知識，求其中安穩無細微惑，而後津津入焉。卽以是報子矣。子能信哉。

祭影菴鄭師文

丁酉六月

沈壽民

先是歲丙申六月十日，建德太宰影菴鄭先生薨於南原之里第。其門人宣城沈壽民從黃山奔哭，謁唁如禮。旣歸，以訃同邑秦華彥、湯纘禹、吳錢、吳垌、徐日康、弟沈壽國、諸戚北面先生者，于居于道，各爲位哭。越明年夏迄暮，廼相率裂帛紀哀，銜誠走奠，而壽民稽首屬之辭。

嗚呼！事有不可臆測而羣度者，願起古人而問之。睠末宋之顛越，實今日乎。同罹洵文謝之耿耿乎。千祀

升亮節以雙輝、然使五坡嶺不獲而建、陽不出吾、不
知二公者、果奮擲勇、決於一旦、抑尚隱忍乎、黃冠之冥
寂、處士之委蛇、嗚呼、貞臣在難、喻婦則嫠、或碎而迅
或完而遲、要固心其如結、亦異軌而偕歸、莫墨胎後
人之爲義、胡不隕軀捐脰於馬首、而猶聞西山之上
有伯夷薇也、若給曷命之衰、嗚呼、清漳飛血、會稽絕
糜、或文或謝、亶其庶幾、俯俯蘭水、鼎三而持、劉也其
朋、於黃則師、譬諸翔龍變化、朝崑崙而夕漲海、離黃
父遇之、而不敢參、抑如秦嶽東鎮、總神靈而降雲雨、
雖康回觸之、而不能虧、是蓋天護碩果、以不食而世
珍、高羽以爲儀、嗚呼、歲在甲午、我其徂池、我侍夫子、
空山片帷、有偉衣冠、有皓鬚髭、把琰連屬、載欣載悲、
語諄諄以永夜、曰、非子之爲告、而誰爲、嗚呼、雲影歷
歷、洞水瀰瀰、我侍夫子、誨言孔微、我皇九天、臣孤下
遺、奚相從、其弗樂、而又何屑屑乎、寢范粲之轍、闔陳
咸之扉、嗚呼、維公有心、維我則知、我侍夫子、銜忍生
離、期三歲、以重謁、奄再稔、而莫追、公驩帝旁、小子疇
依、而况詵詵吾儕、其並登以國士者、烏能不搏膺仰

慟、輕千里而陳辭、嗚呼公忠勲炳兩曜、名德重元龜、
貽嗣賢以清白、擢衆正於布韋、凡百有口、人歌人碑、
吾獨太息乎十餘年之內、艱貞震厲、無寧終日不啻、
齒嚼冰雪而手扞熊羆、此則韓歐諸公未有遭其不幸、
而今馳哀門下者、將更痛於文昌之祭吏部、兩蘇
先生山居稱雲影菴後
有龍池洞水潺湲不涸

思舊錄沈壽民字眉生號耕巖宣城人移寓南京
余十七歲遭難往來都中邑中黨逆者陵侮孤兒
墓訟祠訟紛紜不已無暇更理經生之業不讀書

耆五年矣庚午至南京邂逅眉生爲之開導理路
諄諄講習遂入塲屋癸酉訪我於黃竹不遇而去
至武林與余同寓孤山詩酒流連月餘戊寅余訪
眉生於宛陵而眉生以保舉入京余信宿其家地
名紅林去城半舍阮大鍼黨禍起眉生變姓名至
金華不相聞問然余逢急難必夢投眉生之家痛
哭而醒戊戌鄒文江來始得眉生消息已返家園
作詩寄之甲辰五月遇文江於姑蘇約其共訪眉
生而文江失約豈文江物故耶庚戌得眉生手書

全詩所謂春盡來書歲暮收從前猶勝竟沉浮是也乙卯有客自長州來接眉生書云知己之難久矣黎州先生之於弟與弟之於黎州先生今世裁一見耳世路羊腸踟天踏地不敢踰咫尺先生悉此情哉初意道駕西來不腆敬亭願撰杖履自此陟黃岳渡浙江下巖瀨買舟而東拜吾太夫人堂下日復一日好音不續此志漸頽眼中之人老矣而弟尤甚奈之何哉道旨媿未親承然于諸時賢傳誦頗闕什一古今生知唯堯學知唯舜大禹口

口說難殆困知也旨哉言乎佩服書簡上書四月廿日瀨上寄而眉生之卒在五月三日相去僅十有二日則此書是絕筆也以數千里之遙顧訣別不爽時刻豈非冥契乎

私記影菴鄭玄岳三俊也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一終



